

《後紅樓夢》作者形象及 文化意義析探

陳冠勳

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提 要

《後紅樓夢》是《紅樓夢》的第一本續作，因《紅樓夢》的經典高度，種種續作評價皆不高，故單一文本的續書研究甚少；本文嘗試由「續書作者亦為前文本讀者」的概念出發，觀察《後紅樓夢》的作者形象及續書中所呈現的文化背景。續書作者往往兼有《紅樓夢》讀者的身分，這些續書的作家群，同時也是《紅樓夢》的「迷」（fan）；分析《後紅樓夢》的內容，可分為兩個討論的面向：一是舊故事的續衍，二是新元素的增添。續書內容常有與前文本情節相似之處，從「迷」的（fan）角度來看，情節的模仿除了是續書作者連結前、後文本的方法外，亦可視為對前文本「經典場景的回味」；「紅迷」在閱讀前文本時，會因文本發展不如自身想像而產生憤怒，續書就有了補償的作用。再者，《後紅樓夢》文化性格異於前文本，續書中大觀園樂園形象崩解、賈家復興，甚至出現民間宗教的符碼，都反映了乾嘉時期社會風氣的轉變以及中下階層文人的信仰與經世思想。

關鍵詞：《紅樓夢》 《後紅樓夢》 續書 讀者反應理論

《後紅樓夢》作者形象及 文化意義析探

陳冠勳

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一、前言

《紅樓夢》為古典小說之經典文本，閱讀者眾、研究者亦眾，甚至產生了專門研究《紅樓夢》的「紅學」。^①如單純從閱讀市場觀之，除了《紅樓夢》大為暢銷之外，尚有續作蜂出之盛況，^②根據趙建忠統計，《紅樓夢》的續書約有八十種之多，^③為所有續書作品之冠。

對於《紅樓夢》續書，一般評論多是貶大於褒，如俞平伯以為：

① 紅學一詞最早見於李放《八旗畫錄》，其載：「嘉慶時，漢軍高進士鶚酷嗜此書，續作四十卷，附於後，自號為《紅樓外史》。光緒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讀之，自相矜為紅學云。」後自胡適始才真正成為研究的學問，而本文所指為後者。見（清）李放：《八旗畫錄》，收於《清代傳記叢刊》第80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頁489。

② 如報癖（陶佑曾）〈說小說〉一文提到：「自曹雪芹《石頭記》出現後，大受社會之歡迎，紙貴洛陽，名馳東島。而吾國一般操觚之士，心焉羨之，不慮貽譏，亦靦然續貂而學步，後先迭出，名目漸繁。」下注云：「如《風月夢》、《紅樓再夢》、《紅樓重夢》、《紅樓綺夢》、《紅樓圓夢》、《續紅樓夢》、《後紅樓夢》、《疑紅樓夢》、《疑疑紅樓夢》之類。」見（清）吳趸人、周桂笙共編：《月月小說》（東京：東豐書店，1979年，清光緒三十二年上海月月小說社本影印），頁229。

③ 趙建忠：〈紅樓夢續書的源流嬗變及其研究〉，《紅樓夢學刊》第4輯（1992年），頁311。

《紅樓夢》是部沒有完全的書，所以歷來人都喜歡續它。從八十回續下的，以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兩種：（1）高鶚、程偉元續的四十回，即通行本之後四十回。（2）作者姓名，及回目均無考，從後人底筆記上，知道曾有這麼一本底存在。這兩個本子，我在下邊，都各有專篇討論。至於從高本百二十回續下去的，如《紅樓圓夢》《綺樓重夢》……卻一時也列舉不盡，而且也沒有這個必要。^④

俞氏是以八十回本為基礎，故將程、高後四十回之作亦視為續書。對高鶚續寫之評價已然不高，再由程高本後接續者，評價則更惡。不可諱言的，若將《紅樓夢》置於經典的高度，種種續作的確不足觀；然而續書不只是「狗尾續貂」或僅是悖離原著旨意甚遠之作。《紅樓夢》作為「前文本」，續書作者當然是前文本之讀者，順此思考，或可將續書群視為「對原作『評論的集合體』（collections of criticism）」^⑤。如此一來，續書除了是對前文本的接續，不同的續書內容所反映的思想，也成為了《紅樓夢》讀者群展演文化的場域。

目前《紅樓夢》續書研究大抵以整體的續書群為對象，如趙建忠《〈紅樓夢〉續書研究》、林依璇《無才可補天——〈紅樓夢〉續書研究》、張云《誰能煉石補蒼天——清代〈紅樓夢〉續書研究》等，^⑥我們可以從這些研究成果一窺清中葉後《紅樓夢》續書之梗概，建構出《紅樓夢》續書的輪廓。然或許因為《紅樓夢》的經典高度，目前對於其單一續書文本的研究，幾是付之闕如；筆者以為，續書作者兼具前文本讀者的身分，在此種雙重身分之下，續書創作的內容頗值得細讀。由此，本文將以《紅樓夢》的第一本續書——《後紅樓夢》——為研究對象，從「迷」（fan）的角度切入，觀察此書對《紅樓夢》舊故事的續衍及新元素的添加，

④ 俞平伯：〈論續書底不可能〉，《紅樓夢研究》（臺北：里仁出版社，1999年），頁1。

⑤ 高桂惠：《追蹤蹊跡：中國小說的文化闡釋》（臺北：大安出版社，2006年），頁9-10。

⑥ 趙建忠：《〈紅樓夢〉續書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林依璇：《無才可補天——〈紅樓夢〉續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張云：《誰能煉石補蒼天——清代〈紅樓夢〉續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並挖掘此文本的文化意義，以期提供不同的思考向度。

二、《後紅樓夢》之創作與讀者反應

《後紅樓夢》共三十回，作者未有定論，有逍遙子作或白雲外史、散花居士作二說，據趙建忠考證作者應為常州人。^⑦此書成書於嘉慶元年（1796年）左右，^⑧為《紅樓夢》的第一部續書。

嘉慶、道光時期的《紅樓夢》續書皆自程高本續起，可分為「自一百二十回續」及「自九十七回續」兩種，其後則發展出更多如「改寫、增訂、匯編類」、「借題類」等。^⑨《後紅樓夢》則是由一百二十回後接寫，此書描述已故的黛玉、

⑦ 趙建忠整理《後紅樓夢》作者身分說法有三：錢維喬說、錢中錫說及呂星垣說，又趙氏認為「《後紅樓夢》開卷就將空間定位在毗陵，第十八回，林黛玉又說常州的『紮彩燈』才是最好的」，推論作者應為常州人。上述三人皆為常州人，三人中趙氏更傾向《後紅樓夢》作者為「白雲外史」呂星垣，本文提及作者時從趙說。見趙建忠：〈紅學史上首部續書《後紅樓夢》作者考辨〉，《明清小說研究》第1期（2014年），頁123-132。

⑧ 趙建忠據仲振奎《紅樓夢傳奇》序「丙辰客揚州司馬李春舟先生幕中，更得《後紅樓夢》而讀之」之語及末尾署年「嘉慶三年」，推論《後紅樓夢》遲至即嘉慶元年已成書；此篇序文見於阿英編《紅樓夢戲曲集》、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匯編》，阿英未說明出處、一粟引自「紅豆邨樵《紅樓夢傳奇》，嘉慶四年綠雲紅雨山房刊本」，然胡衍南考《紅樓夢傳奇》嘉慶四年綠雲紅雨山房刻本、道光九年芸香閣藏板，皆未見此序；筆者考光緒八年常熟抱芳閣刊本亦未見。又楊飛〈仲振奎及其《紅樓夢傳奇》〉中引用此序，其所見版本為同治十二年抱芳閣刊本，惜筆者未見，暫備一說。另據《續紅樓夢》鄭師靖序「他氏已有《後紅樓》之刻」、秦子忱弁言「《紅樓夢》已有續刻矣，子其見之乎？……嘉慶三年九月中」等語，亦可推知《後紅樓夢》成書時間應為嘉慶元年左右。見趙建忠：《《紅樓夢》續書研究》，頁79；阿英：《紅樓夢戲曲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頁113；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56-57；胡衍南：《紅樓夢後——清代中期世情小說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7年），頁216；楊飛：〈仲振奎及其《紅樓夢傳奇》〉，《四川戲劇》第2期（2006年），頁53-54；（清）秦子忱：《續紅樓夢》，收於《古本小說集成》第2輯第7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1及6-7。

⑨ 詳參趙建忠：〈紅樓夢續書的源流嬗變及其研究〉，頁308-317；林依璇：《無才可補天——《紅樓夢》續書研究》，頁7-9；張云：《誰能煉石補蒼天——清代《紅樓夢》續書研究》，頁26-29。

晴雯復活，而寶玉則是被賈政所救。後黛玉因不諒解寶玉娶寶釵一事而有心疏遠，後經過眾人撮合後和好，除釵、黛外，寶玉也收紫鵲、晴雯、鶯兒為側室，而賈府則在黛玉的領導下再次興旺。

《後紅樓夢》作為《紅樓夢》的第一本續書，作者頗用心於前、後文本的連貫性，然創作者不同，兩文本間產生落差是必然現象，續書創作原就難以超越前作，評價往往不高；一般評論續書，大多是由作者的角度切入，卻忽略續書的作者同時也具有前文本讀者的身份，故本文試由前文本之「迷」（fan）的角度來討論續書的創作。

（一）讀者記憶的回味與提取

《紅樓夢》問世後，即造成時人的爭相閱讀，如郝懿行《曝書堂筆錄》中便載：「余以乾隆、嘉慶間入都，見人家案頭必有一本《紅樓夢》。」^⑩夢癡學人亦有「嘉慶初年，此書開始盛行。嗣後遍於海內，家家喜閱，處處爭購」^⑪之語，皆記錄了《紅樓夢》風靡的盛況。若由社會學角度觀之，這種「專注且投入地著迷於特定的明星、名流、電影、電視節目、流行樂團」^⑫的人，稱之為「迷」（fan），在當時的閱讀熱潮下，勢必產生許多的「紅迷」，「迷們」^⑬（fans）喜讀《紅樓夢》，也熱衷於討論《紅樓夢》，甚至有「閒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是枉然」^⑭的竹枝詞流傳。然值得關注的是，程甲本、程乙本分別於乾隆五十六年、五十七年（1791、1792年）付梓，嘉慶初期應是《紅樓夢》熱潮方興未艾

^⑩ （清）郝懿行：《曝書堂筆錄》，收於《郝懿行集》第7冊（濟南：齊魯書社，2010年），頁5722。

^⑪ 見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匯編》，頁219。

^⑫ （英）Matt Hills 著，朱華瑄譯：《迷文化》（臺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公司，2005年），頁V。

^⑬ 本文的「迷們」近於高桂惠提出這些化名為山人、主人、居士、樓主、某某主為面目模糊「作家群」的概念。見高桂惠：〈未盡之事：明清小說「續書」的赤子情懷〉，收於熊秉真、余安邦編：《情欲明清——遂欲篇》（臺北：麥田出版社，2008年），頁287。

^⑭ （清）得碩亭：《草珠一串》，收於《清代北京竹枝詞（十三種）》（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54。

之時，在閱讀市場上卻已有許多續書作品陸續出版。Matt Hills 提到：

迷在其中分享共同的興趣，但在相關的知識、接近迷（fandom）對象的權力、以及地位聲譽上，同時也處於相互競爭的關係。¹⁵

若以「迷」（fan）的概念來解釋續書現象，《紅樓夢》的「迷們」會相互討論、相互交流，甚至相互競爭，如《續紅樓夢》弁言中秦子忱即說：

藥園戲謂曰：「子盍續之乎？」余第笑而領之，然亦不過一時之戲談耳。迨藥園移席於滕，復致書曰：「《紅樓夢》已有續刻矣，子其見之乎？」余竊幸其先得我心也。因多方購求，得窺全豹。見其文詞浩瀚，詩句新奇，不勝傾慕。然細玩其敘事處，大率於原本相反，而語言聲口亦與前書不相吻合，於人心終覺未愜。余不禁故志復萌，戲續數卷以踐前語。¹⁶

秦氏言及續書之因，乃讀他人續作「心終覺未愜」而「故志復萌」。胡衍南亦舉《補紅樓夢》為例，說明後出的續書會將其他前出之續作視為競爭對象：

到了小說第 48 回，再一次藉由書中人物薛寶釵、賈雨村、甄士隱之口譏伐四書，例如甄士隱批評道：「《後紅樓夢》與《續紅樓夢》兩書之旨，互相矛盾，而其死而復生之謬，大弊相同。《紅樓復夢》、《綺樓重夢》兩書塗毒前人，其謬相等。更可恨者《綺樓重夢》，其旨宣淫，語非人類，不知那雪芹之書所謂『意淫』的道理。不但不能參悟，且大相背謬，此正夏蟲不可以語冰也。」由此可見，作為最早出的《紅樓夢》續書，《後紅樓夢》、《續紅樓夢》、《紅樓復夢》、《綺樓重夢》四者已被稍晚的續書視為最大競爭對手。¹⁷

¹⁵ （英）Matt Hills 著，朱華瑄譯：《迷文化》，頁 79。粗體為筆者所加，以下引文亦同。

¹⁶ （清）秦子忱：《續紅樓夢》，頁 5-6。

¹⁷ 胡衍南：〈論《紅樓夢》早期續書的承衍與改造〉，《國文學報》第 51 期（2012 年 6 月），頁 181。（DOI：10.6239/BOC.201206_(51).06）

由此可知，乾嘉時期紅迷們相互批評、競爭，有一部分反映在續書的寫作與出版上，此點正可與黃衛總所提出「續書焦慮」（xushu anxiety）¹⁸之說相互佐證。

續書中多有與前文本情節雷同之處，從「續書作者」的創作角度而言，這類作品只是廉價的戲仿，甚至有抄襲之虞，《後紅樓夢》亦如此，吳克岐即認為此書是「泥定前書」。¹⁹然而續書的性格本就不在於超越經典，仍以「迷」的心態來理解續書，Matt Hills 認為迷們「對於著迷的對象，可以說出一大串就算是枝節細微的資訊，也都能說得頭頭是道，而對於自己喜愛的對白、歌詞、片段更是朗朗上口，引用無礙」。²⁰續書中多有與前文本情節相似之處，即為一種「迷對於經典場景的回味」，目的則是召喚讀者的共同記憶。

《後紅樓夢》中最常見的是讓書中人物透過對話回憶往事，以簡表舉例如下：

《紅樓夢》 ²¹	《後紅樓夢》 ²²
焦大越發連賈珍都說出來，亂嚷亂叫說：「我要往祠堂裏哭太爺去。那裡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牲來！每日家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 <u>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u> ，我什麼不知道？咱們『胳膊折了往袖子裏藏』！」眾小廝聽他說出這些沒天日的話來，唬的魂飛魄散，也不顧別的了，便把他捆起來，用土和馬糞滿滿的填了他一嘴。（第七回〈送宮花賈璉戲熙鳳，宴寧府寶玉會秦鐘〉）	寶玉面上紅了一紅，便說道：「這也是沒天理的話呢。芸小子這東西從前向璉二奶奶討差不到手，故此懷著恨，將她污蔑了。有他們這班嚼舌頭在外揚言，怪不得那年我同璉二奶奶從那府裏同車回來， <u>那焦大喝醉了，口裏胡鬧，連『養小叔子』也就亂噴出來。</u> 我正要問一問，倒惹得璉二奶奶要撻起我來了。」（第二回〈青瑣帳三生談夙恨，碧紗櫥深夜病相思〉）

（續下表）

¹⁸ Martin W. Huang, "Boundaries and Interpretations: Some Preliminary Thoughts on Xushu," in *Snakes' Legs: Sequels, Continuations, Rewritings, and Chinese Fiction*, ed. Martin W. Hua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p5.

¹⁹ （清）吳克岐：《懺玉樓叢書提要》（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頁58。

²⁰ （英）Matt Hills 著，朱華瑄譯：《迷文化》，頁V。

²¹ 本文所引《紅樓夢》以里仁書局出版《紅樓夢校注》為主，以下同。（清）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臺北：里仁出版社，1984年）。

²² 本文所引《後紅樓夢》以上海古籍出版社所編《古本小說集成》為主，以下同。（清）白雲外史：《後紅樓夢》，收於《古本小說集成》第2輯第71-7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紅樓夢》	《後紅樓夢》
林黛玉笑道：「何曾不是在屋裏的。只因聽見天上一聲叫喚，出來瞧了瞧，原來是個 <u>呆雁</u> 。」（第二十八回〈蔣玉菡情贈茜香羅，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寶釵就將一塊羅巾料過去，說道：「 <u>等我也看一個<u>默雁</u></u> 。」黛玉也笑道：「默雁身上有棒瘡，賞他些眼淚兒纔好。」（第二十二回〈熏風殿賜坐論丹青，鳳藻宮升階披翟芾〉）
寶玉總未聽見這些話，只聞得一股幽香，卻是從黛玉袖中發出，聞之令人醉魂酥骨。 <u>寶玉一把便將黛玉的袖子拉住，要瞧籠著何物</u> 。……寶玉又謔道：「……小耗聽了，笑道：『這個不難，等我變來。』說畢，搖身說『變』，竟變了一個最標致美貌的一位小姐。眾耗忙笑道：『變錯了，變錯了。原說變果子的，如何變出小姐來？』小耗現形笑道：『我說你們沒見世面，只認得這果子是 <u>香芋</u> ，却不知鹽課林老爺的小姐才是真正的 <u>香玉</u> 呢。』」（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語，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平兒笑道：「自己呢却也造不出什麼好的，前日劉老老送些 <u>香芋</u> 過來，倒也香的好，愛吃不愛吃？」探春道：「說定是手造的，誰愛吃什麼香芋兒。」寶玉忽然憶起一節，就 <u>拉住了黛玉的袖子聞一聞</u> ，被黛玉打開去了。探春笑問：「二哥哥這又是什麼呢？」寶玉笑道：「我們另有個 <u>香玉</u> 的笑話兒，你們不懂得。」（第二十三回〈林絳珠乞巧奪天工，史湘雲迷藏露仙蹟〉）
寶玉道：「這階下好好的一株 <u>海棠花</u> ，竟無故死了半邊，我就知有異事，果然應在他身上。」（第七十七回〈俏丫鬟抱屈天風流，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寶玉道：「正是了，不是晴雯說我也不知道，大家過去瞧瞧那一樹的 <u>海棠花</u> ，樹頂上發起一大枝花，就開滿了，奇不奇？」眾人一齊去看，個個稱奇。李紈道：「寶兄弟，翰林是天下文章之府，你做了翰林的頭兒， <u>恰好應了個上林一枝</u> 。」（第二十二回〈熏風殿賜坐論丹青，鳳藻宮升階披翟芾〉）
寶玉聽了，登時發作起痴狂病來， <u>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u> ，罵道：「什麼罕物，連人之高低不擇，還說『通靈』不『通靈』呢！我也不不要這勞什子了！」嚇的眾人一擁爭去拾玉。賈母急的攆了寶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第三回〈賈雨村夤緣復舊職，林黛玉拋父進京都〉）	那黛玉聽見了，不覺的紅雲滿面， <u>一手到水碗裏搶起這個金魚兒往地下一擲</u> ，還要尋些東西砑他。慌得紫鵲、晴雯一頭哭，一頭將金魚兒拾起來，說道：「 <u>我的姑娘，你憑什麼生氣，也犯不著砑這個命根子</u> ！」（第七回〈戲金魚素面起紅雲，脫寶釵丹心盟綠水〉）

續書第二回寶玉提到「養小叔子」的事，顯然是回憶起《紅樓夢》第七回焦大醉酒的情節；續書第二十二回薛、林二人對話中「呆雁」一詞，也是化用前文本第二十八回；續書第二十三回賈寶玉說他和黛玉「有個香玉的笑話兒」，則是出自

前文本第十九回的故事。又如前文本第七十七回，寶玉認為「海棠花無故死了半邊一事應驗在晴雯身上」，在《後紅樓夢》第二十二回中同樣用海棠來象徵人事興衰；此外，前文本經典場景，莫過於第三回寶玉砸玉一段，而續書作者亦仿此段，將之納入書中。

上述經典片段的回顧可以理解為作者用心綰合前、後文本，試圖使《後紅樓夢》續衍脈絡化，也是「紅迷」對前文本內容信手拈來功力的展現。白雲外史甚至讓曹雪芹在書中「現身說法」，使得前文本的作者成為續書中的角色，造成另一種有趣的對話現象。

前文本作者曹雪芹在續書中粉墨登場，化身為賈政的清客，是賈府幾代的世交，並與書中人物頻繁互動。在第十三回中，眾人勸黛玉與寶玉和好，黛玉提出三個條件，賈璉便急忙跑來向曹雪芹求救，曹雪芹告訴了賈璉解決方法後，賈璉高興地直說：「這位林姑娘果然利害，可可地遇見老先生也就周郎遇了孔明了，這樣布置實在妙極。」（第十四回〈榮禧堂珠玉慶良宵，瀟湘館紫晴陪側室〉）類似情節於《後紅樓夢》中不斷出現，張云認為此現象「有些像西方小說批評理論中提到的『元小說』」。²³然張惠娟歸結後設書寫有「強調作品的虛構性，打破讀者囿於寫實傳統的習慣」、「創作時亦談創作」、「強調寫作是一場文字遊戲」、「暴露寫作過程」、「突顯讀者的角色，力邀讀者介入作品中，和作者一起玩文字遊戲」等特徵，²⁴曹雪芹並非《後紅樓夢》作者，與後設小說（元小說）基本概念不符，是否能直接理解為後設小說或有可議之處。筆者以為此現象僅為續書作者強化《後紅樓夢》亦為曹雪芹所撰之「事實」；在續書最終回，眾家姐妹一同玩賞，也準備邀請曹雪芹，書中描述道：

原來黛玉、寶釵平日很敬重曹雪芹，一則是賈政、寶玉的至交，二則是前

²³ 張云：《誰能煉石補蒼天——清代《紅樓夢》續書研究》，頁130。按：黃清順以為「『元小說』為大陸較通用的譯名，臺灣則慣用『後設小說』一名。」見黃清順：《後設小說的理論建構與在臺發展：以1983年-2002年作為觀察主軸》（高雄：麗文文化，2011年），頁27。

²⁴ 張惠娟：〈台灣後設小說試論〉，《世紀末偏航：八十年代台灣文學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1980年），頁302-307。

後《紅樓夢》兩書總為他夫婦三人寫照，心裏十分感激。因此上悄悄的探知雪芹有回南之意，知道負才高傲，不肯干謁諸侯，倦游遠回，却又無以自樂。且曹老太太漸漸年高起來，他又是一個光明磊落之人，不肯低首下心再去求這五斗米的。況黛玉有的是銀子，什麼事情辦不來？便悄悄的打發蔡良、單陞往他家鄉置了三千金一所住宅，也有菜畦、花圃、竹園、藕池，又將一萬金替他置了八百畝水旱不竭的良田，又送他幾所水碓棧房，每月有百金花利，可以日用無憂，趁意地遨遊名山五嶽。（第三十回〈林黛玉初演碧落緣，曹雪芹再結紅樓夢〉）

於此透露出續書作者對於前文本作者的評價，依《紅樓夢》受歡迎的程度推斷，讀者們對於曹雪芹之事必不陌生，如敦誠以「殘盃冷炙」²⁵之語形容曹雪芹的生活，足見其並不富足；續書讚其「光明磊落」、「負才高傲」，然終究無法抵擋現實的壓力，所以讓林黛玉購置房產，使其能安然渡過晚年。白雲外史「虛構」林黛玉慷慨解囊，希望解決曹雪芹的「現實」生活壓力，這種虛實之間的對話，能反應出紅迷們希望能藉此補償對前文本作者的心態。

（二）讀者期望的反應與回饋

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中提及小說使讀者著迷之因，其中「浸」、「刺」二者直寫讀者反應，其云：

二曰浸。……浸也者，入而與之俱化者也。人之讀一小說也，往往既終卷後數日或數旬而終不能釋然。讀《紅樓》竟者，必有餘戀有餘悲；讀《水滸》竟者，必有餘快有餘怒。……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義也。……刺也者，能入於一剎那頃，忽起異感而不能自制者也。我本藹然和也，乃讀林沖雪天三限、武松飛雲浦厄，何以忽然髮指？我本愉然樂也，乃讀晴雯

²⁵ （清）愛新覺羅敦誠：《四松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146。

出大觀園、黛玉死瀟湘館，何以忽然淚流？……²⁶

梁氏指出讀者閱讀小說時，其情緒會隨著小說的情節發展而或悲或怒。然梁氏之文旨在說明小說之影響力，並未進一步分析造成讀者情緒受到感染之因。

Wolfgang Iser 的理論則更深刻地剖析讀者反應的原因，他認為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必定會產生閱讀的期望（expectation），然而因為文學作品都充滿了意想不到的發展，若讀者的期望受挫會引起憤怒（exasperation）的情感；²⁷換言之，在讀者的閱讀過程之中，會產生主觀的認知，進而對文本抱持不同的想像，最後對於文本的結局有了分歧的意見與看法。以《紅樓夢》而言，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支持黛玉或寶釵的讀者壁壘分明、襲人與晴雯各有忠實的擁護者，甚至《紅樓夢》的續書群也大致可分為黛玉為主角或寶釵為主角兩大模式。²⁸以 Wolfgang Iser 的理論進一步來看續書的寫作現象，即使《紅樓夢》結局已注定是悲劇，卻仍有讀者對於故事的發展感到「憤怒」，兼有讀者身分的續書作者則藉由續作「消弭憤怒」。

以《後紅樓夢》中王熙鳳、襲人與賈環為例。在前文本中，賈府被抄，或以為起因於王熙鳳，故王熙鳳在《後紅樓夢》中評價並不高，試讀下文：

（賈政心想）其實黛玉為人又穩重又伶俐。初到府中人人稱讚，老太太珍愛他也同寶玉一般。後來總為璉兒媳婦在老太太面前說長說短；又在太太

²⁶ 梁啟超：〈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飲冰室合集》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7。

²⁷ 原文為“ If one regards the sentence sequence as a continual flow, this implies that the anticipation aroused by one sentence will generally be realized by the next, and the frustration of one’s expectations will arouse feelings of exasperation. And yet literary texts are full of unexpected twists and turns, and frustration of expectations. Even in the simplest story there is bound to be some kind of blockage.”見 Wolfgang Iser, “*The Implied Reader: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 in Prose Fiction from Bunyan to Becket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p279。

²⁸ 續書中以黛玉為主角者如《後紅樓夢》、《紅樓圓夢》，以寶釵為主角者如《紅樓復夢》。見林依璇：《無才可補天——《紅樓夢》續書研究》，頁54。

前說白道黑，即便讚他，也是暗裏藏刀，形容他的尖利。……好好的榮甯兩府，被璉兒媳婦弄得家破人亡。（第一回〈毘陵驛寶玉返藍田，瀟湘館絳珠還合浦〉）

（寶玉）坐在房內細細的想起來道：「……我在先若知道林妹妹身上不好，逼著我同寶姐姐結親，我一定抵死不肯的。雖則老太太聽了鳳嫂子的詭計，却也我的耳躲裏到而今還記著那結親的話兒。……」……却說王夫人、寶釵自從搬到薛家，三個人十分怨恨，通埋怨鳳姐兒夫妻兩個前前後後幹些什麼事兒。（第十三回〈謁繡閣借因談喜鳳，策錦囊妙計脫金蟬〉）

續書作者屢藉書中人物的心中想法指責王熙鳳跋扈專擅、詭計多端，於是王熙鳳在其筆下成為了奸詭狡詐之人；白雲外史對襲人亦頗有怨言，故書中角色對襲人的評價幾乎是負面的，如：

紫鵲冷笑道：「好，你兩個人怎麼知道，不要說晴雯妹妹是襲人斷送的，連姑娘也是他害的。」……紫鵲當時忍不住，便將賈政痛打寶玉之後，太太叫襲人去細細盤問，怎樣說晴雯妹妹狐狸似的花紅柳綠的愛打扮，怎樣的美人肩水蛇腰，怎樣的眼睛也像林姑娘，行步兒也像，怎樣的引誘寶二爺，怎樣的告訴太太防不了寶二爺要和誰作怪，怎樣的就攆了晴雯也要將寶玉搬出園子去。（第二回〈青綃帳三生談夙恨，碧紗廚深夜病相思〉）

寶玉便嘆口氣，將心裏想著晴雯的言語一總告訴麝月，又道：「我和晴雯的情分兒你知道，在先襲人暗裏頭陷害他你也知道。而今襲人怎樣？他又怎麼樣？你叫我怎樣不傷呢？」（第六回〈情公子血淚染紅綾，恨佳人誓言焚書簡〉）

這裏黛玉按定了，細細的思量起來：「這個不害燥的，從前陰謀詭計，百般地把我同晴雯害得好，前日三姑娘還提起來，誰不知道！就是寶玉告訴

我，頭一個就是他引誘壞的，倒在太太面前說我同晴雯引誘他！……」（第二十五回〈兒母珠世交蒙惠贈，搗兒茶義僕効勤勞〉）

寶玉一進去，便關上門，拉住他低低地笑著，告訴他一定要敘舊。襲人本來水性楊花，又是幼交情重，如何不依。（第二十四回〈櫳翠庵情緣迷道果，瀟湘館舊怨妒芳心〉）

白雲外史認定晴雯被攆，必是因襲人向王夫人進讒言所致，故透過紫鵲、寶玉、黛玉之口斥責襲人之過；更甚之，直指襲人是個水性楊花的人。於是續書作者要襲人自白：

襲人聽見了，暗裏只叫得苦：「我從前怎麼樣同寶二爺好，怎麼寶二爺出去了等不及便走上了別船兒，又怎麼使心机去擺佈黛玉、晴雯，太太前一說一聽，箭無虛發。怎麼而今他兩個倒反回轉來，我又偏偏的這麼樣走路，落在他兩個的眼睛裏，如今就死起來也來不及了，活著還好算什麼人。」（第六回〈情公子血淚染紅綾，恨佳人誓言焚書簡〉）

只有襲人暗暗裏只管傷心，看看舊日姊妹一個個正名定分起來，自己好不惶愧。寶玉也偶然替她頑笑幾句，只恐怕招了忌的，不敢出一聲兒。又是晴雯只管借影兒罵小丫頭子，說是水蛇腰的，狐狸似的，花紅柳綠的，字兒打在襲人心中，那裏敢招攬一句，只有背人後暗泣而已。（第十九回〈林黛玉重興榮國府，劉老老三進大觀園〉）

續書作者讓襲人「承認」自己在前書的所做所為，並安排她自我反省的情節，將現在的下場歸因於報應；賈環所受到的懲罰更是明確，前文本中有寶玉因賈環而被賈政痛打一事，《後紅樓夢》也安排了賈環挨揍的情節：

賈政定了一會，就喝叫拿繩拿大棍來，一口氣喝叫捆起來。林之孝等怎敢

不依。賈政跌著腳喝叫重打，就打了二三十下。從前打寶玉時，那些門客還敢上來，而今觀賈政氣得不是路了，又且內眷們都在屏風後，誰敢上來？賈璉、寶玉、蘭哥兒只望了賈政哭著碰頭。賈政也不理，還喝叫打。王夫人就走出來，賈政一見了王夫人，就踢開家人，搶了棍自己打。王夫人趕近前，那棍子越下去得很。賈環的一條綠綾棉褲血已漬透，起先還叫著喘著，到此聲息將無。賈璉、寶玉、蘭哥兒就哭著死命的抱住棍子。王夫人便哭哀哀的趕前去抱住他。賈政那裏肯歇手。屏風後都推黛玉、寶釵出去，兩個也就去。黛玉便上去扶了賈政，賈政方纔退到椅子上坐著，只管喘。（第二十七回〈真不肖大杖報冤愆，謬多情通房成作合〉）

前文本寶玉挨打後，除了賈母、王夫人的關心，更有眾姐妹的探視，而《後紅樓夢》中賈環則成了眾人的談資，一面倒的認為他被痛揍是一報還一報：

這府裏上上下下通說老爺這一頓打的好，洗清了多少人。……又是焙茗跳進跳出，逢人告訴道：「天理天理，從前環哥哥害的寶二爺打那一頓，一報還一報，今日也照依著還債，倒上了些重利兒，燥脾燥脾。咱們當小子的，瞧著也樂。」（第二十七回〈真不肖大杖報冤愆，謬多情通房成作合〉）

讀者在閱讀《紅樓夢》寶玉挨打、晴雯遭攆、黛玉過世等情節時，心中必有不平之感，故當讀者成為了作者時，則反映心中所想，所「補」之「恨」，實為讀者閱讀所產生的「恨」，《後紅樓夢》選擇揚黛抑釵作為故事主軸，即為讀者心理之展現。胡衍南以為：

其實在《紅樓夢》那裡，甚至在脂硯齋的評點那裡，寶釵和黛玉都是互為對照但無涉高下判斷的人物，比較客觀的研究大致可以證明這個事實。可惜的是，清代讀者大都沒有這樣的見識或氣度，續書作者也是一樣，所以在《後紅樓夢》獨尊黛玉、《續紅樓夢》釵黛並舉之外，《紅樓復夢》特

特拔高了寶釵。²⁹

從創作角度論之，不論是《後紅樓夢》以黛玉為第一要角或《紅樓復夢》特舉寶釵，諸多續書作者的格局確實不高；然從「讀者」的角度來理解，續書比較釵、黛二人的內容反而是《紅樓夢》讀者最真實的反應。

三、《後紅樓夢》的文化解讀

在上一節中論及「迷」對於文本如數家珍的能力，並召喚經典場景的再現，Matt Hills 進一步指出：「（迷）可以用各種不同的有趣方式解讀媒體文本，甚至解讀的手法可能相當地出人意料之外。」³⁰高桂惠亦認為：

續書有時從文本出發，有時從作家出發，或從讀者出發，形塑出文化生產的諸多課題。這就像《蕩寇志》經由細讀以後，我們才發現它作為《水滸傳》的續書，與其說是接續金聖嘆「獨惡宋江」的精神，不如聚焦到他對時代新貌的重點思想。……從這些角度來思考續書的問題，可以發掘出續書實際上在重構原著的同時，往往開發了另類論述。³¹

當迷成為了續書作者，續書文本將會呈現何種樣貌？《後紅樓夢》亦同，它不只是接續前文本，透過細讀亦可發現當時的文化思潮、思想氛圍。《後紅樓夢》故事大致是由黛玉復活、雙玉團圓到賈家復興幾個轉折點構成；又《紅樓夢》畢竟已有結局，白雲外史不得不增添前文本所沒有的新元素，使故事得以順利發展，以下從這幾個轉折點及新元素的添加，探索《後紅樓夢》所透露的文化背景及其意義。

²⁹ 胡衍南：〈論《紅樓夢》早期續書的承衍與改造〉，頁 193。

³⁰ （英）Matt Hills 著，朱華瑄譯：《迷文化》，頁 V。

³¹ 高桂惠：《追蹤驛跡：中國小說的文化闡釋》，頁 10-11。

（一）宗教符號與還魂補恨

在《後紅樓夢》第一回，即將前文本中的一僧一道「妖魔化」，稱其拐騙寶玉、攝人生魂，並在文本中屢次勸誡大家不要迷信：

這篇文章雖則無關正經，却有一番點悟。天下聰明弟子，切不可引他論道談禪，致為匪人所誘，沉迷不悟。只就賈氏府中前面一個賈敬，後面一個寶玉，便是榜樣。（第一回〈毘陵驛寶玉返藍田，瀟湘館絳珠還合浦〉）

寶玉道：「好妹妹，你再也不要糊塗了。我從前因為別了你，要想成佛作祖，真個要做和尚，幾乎送了性命，纔曉得這些異端邪說，到頭沒有著實的下落。你想那些三乘佛經總說的一個空字，這便是如來佛教人的真言，說是一個空，教人走實路的意思。……」（第二十三回〈林絳珠乞巧奪天工，史湘雲迷藏露仙蹟〉）

白雲外史極力發揮小說勸懲教化功能，對讀者諄諄告誡，但是矛盾的地方在於，雖續書作者致力於破除迷信，書中仍有許多關於宗教的描寫，如第一回賈政要人對付一僧一道的的方法是以穢物淋身：

（賈政）一面叫將尿糞穢物淋澆僧道二人。又宰犬一隻，將犬血淋了，再將僧道帶進艙中。二人蠻野異常，如何肯跪，苦被犬血穢物淋過不能隱身。（第一回〈毘陵驛寶玉返藍田，瀟湘館絳珠還合浦〉）

此段敘述實不合賈政之性格，續書雖將前文本中的僧、道妖魔化，然破解之法仍是以穢物澆淋使之不能隱身，顯然作者對於道教的科儀亦有所瞭解；此外，續書中不斷提及「呂洞賓」之名：

（黛玉）叫他們兩個擺了香案，拜了天地並亡過的父母，又遠遠的拜了哥

哥，再到呂祖師前恭恭敬敬的拈香禮拜，默默的禱告了。（第六回〈情公子血淚染紅綾，恨佳人誓言焚書簡〉）

（黛玉寫了一篇信誓）寫完了拉著惜春同到呂祖師前點了燭，拈了香，恭恭敬敬的拜禱了一番，便將這個貼兒在金鑪內焚化了。（第六回〈情公子血淚染紅綾，恨佳人誓言焚書簡〉）

黛玉祭拜父母兄長後，第一位參拜的神祇是呂洞賓，還成為立誓的見證者，續書中的第三回、第十四回也都提示著瀟湘館內掛著呂洞賓的畫像；³²雖然只是一筆帶過的場景描述，卻是顛覆原本瀟湘館原本的文化性格，呈現其荒謬性。

呂洞賓信仰自宋代始，演變至明清時期則更為複雜。呂祖作為煉養成仙的典型，隨著全真教深入民間，³³又加上戲曲的傳播、八仙傳說的形成，更深化呂洞賓在民間的影響力。除了全真道教，各地不同地區的民間信仰、秘密宗教，皆將呂洞賓作為奉祀的對象，甚至也受到文人的崇敬，志賀市子以為：

呂洞賓信仰是借助於與文人關係頗深的商人、手藝人、或與道教頗富淵源的職業團體——例如藥材商、醫生、靈媒、驅魔師、占卜師等——而擴展開來的。如呂洞賓傳說的題材之一，作為能詩善詞的「隱逸高士」而深受文人喜愛。³⁴

志賀氏又引 Baldrain-Hussein 之說，以為「呂洞賓是『將一般民眾與文人、以及道教與民俗宗教相連結之鎖擬人化的典型的英雄』」。³⁵民間信仰與傳統文人的形象

³² 《後紅樓夢》第三回，黛玉吩咐紫鵲、晴雯道：「不要褻瀆了。停會子將吳道子的白描呂祖師換上。」又第十四回作者描述「瀟湘館內的呂祖師像已被史湘雲移供櫪翠庵去了」。

³³ 任繼愈編：《中國道教史（下）》（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1年），頁732-733。

³⁴ （日）志賀市子著，宋軍譯：《香港道教與扶乩信仰：歷史與認同》（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64-165。（DOI：10.978.962996/5037）

³⁵ 同前註，頁165。

看似格格不入，然許地山查考歷代筆記中與扶箕相關的記載，原本扶箕多為閨中兒女所為之事，後來風行於文人之間，只不過多問功名之事，宋人筆記乃至清初《子不語》、《閱微草堂筆記》等書皆有記錄。³⁶

更進一步分析，筆者以為此時期文人的呂祖信仰與「代天宣化」之說有密切關係；關於代天宣化的論述，即「關聖帝君、孚佑帝君以及文昌帝君等神聖，他們在各地處處飛鸞顯化以救劫」的論述，此一論述清朝末期已廣為流傳；³⁷再由《後紅樓夢》所透露的訊息可知，代天宣化的說法或發軔於嘉慶朝。黎志添考察清代的四種《呂祖全書》及其信仰圈，其中乾隆四十年（1775年）由邵志琳重輯六十四卷本《呂祖全書》，補充了乾隆九年（1744年）劉體恕本所未輯的道經，由此能反映出清初以來江南地區呂祖信仰的發展，其云：

從上述所列出的邵本增補的呂祖道經的降鸞地區分布來看，主要有湖州、蘇州、杭州和常州（即毘陵）等江南地區的呂祖乩壇，……³⁸

由黎文可知，常州（毘陵）在乾隆年間已在呂洞賓的信仰圈內；如前所述，趙建忠已考證出《後紅樓夢》作者應為常州人，受到呂洞賓信仰的影響即有跡可尋；由此而論，續書的讀者確實符合胡衍南「清中期世情小說預設的讀者，是各個面向市井傾斜的中、下層文人」³⁹的說法。

《後紅樓夢》寫黛玉求仙，從根本上顛覆了前文本的角色個性；除此之外，最違反自然常理者莫過於復活一事。還魂是文學作品中常見的主題，魏晉時期筆記、唐代傳奇皆有之，明清小說、劇曲中更是屢見不鮮，如膾炙人口的《牡丹亭》，其題詞即云：「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

³⁶ 許地山：《扶箕迷信的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頁52-60。

³⁷ 范純武：《清末民間慈善事業與鸞堂運動》（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6年），頁8。

³⁸ 黎志添：〈清代四種《呂祖全書》與呂祖扶乩道壇的關係〉，《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2期（2013年3月），頁201。

³⁹ 胡衍南：〈論《紅樓夢》早期續書的承衍與改造〉，頁197。

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認為只要「情至」，甚至可以打破生死的樊籬，是一種追求至情意志的展現，或可以此概念理解續書中的復活情節。

在前文本已去世的黛玉與晴雯在此續書中雙雙復活，晴雯是借柳五兒之身還魂，而黛玉則是因口含練容金魚而重生。在《後紅樓夢》第一回，紫鵲說明黛玉重生而肉身卻不敗壞之因，其云：「若說身體，定然不壞。從前姑娘在揚州帶來一條練容的金魚，養在水盂，定了性也會游，臨過去時候給她含在口內的。」（第一回〈毗陵驛寶玉返藍田，瀟湘館絳珠還合浦〉）

金魚的文化符碼為何？考查《三洞羣仙錄》載劉知古事云：

《高道傳》道士劉知古，字光元。……東陽伏牛山下有古觀，因葺而居之。忽室中有光，產丹芝一莖，扣之有金玉聲。夢神人謂曰：「後山壁中有金魚，跨之可以冲天，非此芝扣石不可致。」遲明訪，金魚茫然不知其所。是夕復夢曰：「滴泉之下是也。」既至，以芝扣，如風雷之震，巨石迸裂，得金魚長三尺許，乘之飛空雲霧，旋擁而去。⁴⁰

在道教的典籍中，金魚是使人成仙的媒介；又《續玄怪錄》、《太平廣記》中皆有薛偉故事，後《醒世恆言》將之衍為〈薛錄事魚服證仙〉，其中有薛偉乘魚登仙之事：

那李八百對著少府笑道：「你前身原是琴高，因為你升仙不遠，故令赤鯉專在東潭相候。今日依先還你赤鯉，騎坐上升，何如？」……頃刻間，祥雲繚繞，瑞靄繽紛，空中仙音響亮，鸞鶴翱翔，仙童仙女，各執幢幡寶蓋，前來接引。少府乘著赤鯉，夫人駕了紫霞，李八百跨上白鶴，一齊升天。

文中「琴高」者，典出《列仙傳》，亦乘鯉登仙。於此可知，魚是具有多重文化意義的符碼，由變形的過程來看，生的苦悶，死的可畏都幻化作魚兒相忘於江湖

⁴⁰ （南宋）陳葆光：《三洞羣仙錄》，收於《道藏要籍選刊》第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401-402。

的絕對自在與快活。在轉嫁心理的作用下，魚的死亡替代了薛偉的死亡，魚死薛偉才能復活。⁴¹進一步就越界的目的而言，薛偉必須通過「下凡歷劫」的過程，才能就宗教證得仙果，樂園亦能復得。⁴²

《紅樓夢》中的「木」、「金」與「玉」，常是學者討論的符號。如林方直以爲：

或問，通靈寶玉不是符號和憑證嗎？答曰：是。然而它不是「石」符號和憑證，石已異化為玉，只能與金關聯。黛玉生來不是符號攜帶者，即或攜帶木符號，那也是低賤的，不能去配玉。賈母曾哄寶玉，說黛玉原也有玉，母親去世時帶了去了。這話當然虛而不實。⁴³

以林氏之言，木與石已是前世之事。由前文本索驥，甚至金上「不離不棄，芳齡永繼」，也與玉上之「莫失莫忘，仙壽恆昌」是一對，此點在黛玉心中也確是難解之結；於是《後紅樓夢》沿用「金玉」的符號，並加入練容金魚，使金魚成爲黛玉的貼身飾物。於此，張云以爲：

《後夢》寫黛玉得以真身不壞全虧口中所含的「練容金魚」。這個金魚，來路非凡，出水可當耳墜一般掛用，入水能像金魚一樣游泳；另一個奇處是，它身上紋有篆字，與通靈寶玉上的文字恰成對兒。由此，黛玉也就取代寶釵成爲金玉良緣的「金」之主人了。⁴⁴

⁴¹ 樂衡軍：《意志與命運——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論》（臺北：大安出版社，2003年），頁18-19。

⁴² 張錯：〈魚身夢幻〉，《從影響研究到中國文學：施友忠教授九十壽慶論文集》（臺北：書林出版社，1992年），頁98；吳玉杏：《〈三言〉之越界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年6月），頁114-117。

⁴³ 林方直：《紅樓夢符號解讀》（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33。

⁴⁴ 張云：《誰能煉石補蒼天——清代《紅樓夢》續書研究》，頁119。

魚上篆字爲「亦靈亦長，仙壽偕臧」（第七回〈戲金魚素面起紅雲，脫寶麝丹心盟綠水〉），連薛姨媽都說：

却也奇怪，你看這個寶貝兒，我想起寶玉的那塊玉也是有前二行後三行，話語兒通也差不多。又是一個是娘胎裏含出來的，一個是棺材裏含出來的。這纔叫做玉配金金配玉呢！我們寶丫頭的鎖到底是人工制造的，怎比得他天生的一對兒。（第七回〈戲金魚素面起紅雲，脫寶麝丹心盟綠水〉）

薛姨媽的話頗值得玩味，身爲寶釵之母，卻言雙寶姻緣是「人工製造」，寶玉與黛玉才是「天生一對」。於此，筆者以爲是續書作者刻意的安排，是對於前文本釵黛掉包一事的諷刺。

綜上所述，續書作者爲了使故事「合理化」，故必須添加許多元素，「金魚」讓黛玉肉身不敗，亦能與寶釵之「金玉」相互抗衡。從純然理性角度思考，這樣的情節讀來雖有荒誕不經之感，然所呈現的即是續書作者與讀者最真實的信仰思維與意志展現。

（二）性別倒置與樂園崩壞

曹雪芹筆下的賈寶玉性格是歷來備受關注的焦點之一，學者們大都指出賈寶玉具有陰性、女性化的氣質，或由男色的角度討論賈寶玉與秦鍾等人的關係，於此康正果認爲：

作爲一個欣賞男色的人，寶玉本人首先就具有令人愛慕的男色。作者顯然要把他寫成一個男人和女人共同喜歡的美男子。但是，與那些「皮膚淫濫之蠢物」不同之處在於，寶玉的用情不是出於貪欲和佔有，而是出於一種認同感，對靈與肉上共同體現的幼稚狀態的認同。這是男女身上本來都有的，而女孩子相對地保留更多的東西。……他的女性傾向與其說是對女性的崇拜，不如說是迷戀於女兒世界所象徵的少年生活。⁴⁵

⁴⁵ 康正果：《重審風月鑑》（臺北：麥田出版社，1996年），頁154。

男／女性應該做什麼事情以符合社會期待，毋寧是一種性別的刻板印象；康文所述顯然較為客觀，亦即某些性別特質是男女都與生俱有，展現出來只是多與少的相對觀念，而寶玉所呈現出來的是接近於幼稚、乃至於無性別差異的概念；在《後紅樓夢》中，兩性的差異則被放大，甚至是性別倒置的展現。

在傳統的觀念中，認為男性應該是剛強、穩健的，亦有「男兒有淚不輕彈」之俗語；然《後紅樓夢》中則屢次出現賈寶玉哭泣的場景。試讀下文：

這賈政、王夫人就往瀟湘館去了。……（寶玉）沒奈何只得同著寶釵到薛姨媽處。不防著香菱又向寶釵問起黛玉，招惹得寶玉咽咽的哭將起來。（第五回〈賈存老窮愁支兩府，林顰卿孤另憶雙親〉）

寶玉在枕上煩得了不得，只有嘆氣掉淚的分兒。……（林妹妹已經許了姜解元）寶玉聽了這個信，急得沒了命似的，也不管王夫人，一直的望著瀟湘館跑進去。只見瀟湘館門口許多燈綵火把，彩轎也在那裏。寶玉趕進去，見黛玉艷妝裏正要上車，寶玉就跪下去，抱了黛玉的腰，哭道：「林妹妹救我，你死也不要到姜家去，我情愿跟裏你一塊兒。」（第十回〈驚惡夢神瑛償恨債，迷本性寶玉惹情魔〉）

且說王夫人、寶釵天天守著寶玉。這寶玉有時糊塗有時明白。明白的時候只管哭泣，糊塗的時候只管傻笑。（第十一回〈昏迷怨恨病過三春，歡喜憂驚愁逢一刻〉）

寶玉哭上來說要跟著過去，賈政也說很該的。三個人連忙上車。到了薛家，一直進去。只見裏面門關上，有人傳出話說道：「等寶二爺去了，三姑娘、大奶奶請進去。如若寶二爺在這裏，便不用進去。若寶二爺一定的粘住，三姑娘、大奶奶通回去，並不用見面兒。」……寶玉沒奈何，就哭回去了。（第十三回〈謁繡閣借因談喜鳳，策錦囊妙計脫金蟬〉）

林依璇認為王夫人、寶釵在續書中爭相討好黛玉，是續書作者的「懲罰遊戲」⁴⁶；延伸此觀點，在前文本中林黛玉流盡一生的眼淚來還神瑛使者前世的灌溉，在《後紅樓夢》中，寶玉也像是受到處罰一般，不斷地受到折磨來還林黛玉的眼淚；賈寶玉更多愁善感，而黛玉變得具有男性特質。

《後紅樓夢》第十五回中，更是將二者性別倒置，此回賈寶玉被打扮成小旦的模樣：

却說探春聽說這些女孩子進來，喜的了不得。就悄悄的約了寶玉、惜春、史湘雲、薛寶琴、喜鳳到李紈處商議定了，將寶玉打扮做一箇女孩兒，……寶玉就向李紈討了鏡子照一照笑道：「我真箇做了女孩兒倒好呢。」李紈笑道：「那就要嫁你出去。」探春笑道：「單嫁與林姐姐便了。」寶玉道：「果真的我也情愿嫁他。」（第十五回〈玉板蟾蜍郎承錯愛，金籠蟋蟀女占雄鳴〉）

寶玉換上女裝，並期望自己變成女孩子嫁給黛玉，與一般傳統的性別認知完全相反；而性別的倒置對於空間轉換亦有深刻的影響，朱崇儀觀察大觀園認為：

由於現實世界已暴露出它的醜陋與男性中心（見三十四回），現實欲求的任務必需由「另一個世界」來達成。準此，需先建構另一個世界，讓此二世界並置，構成一種辯證關係；……因花園在中國文學中恆與享樂有關，居住者亦有享樂的特權。有了一塊「自由」的場地，又脫離父母管束，（得注意的是內中有不少孤兒，如黛玉，惜春，迎春，寶釵），儒家倫常禮教的束縛就減輕了不少。取得了「另一個」地方，他們就可暫時脫離陽物理體中心主義，亦即現實社會通行的論述，而代之以一個烏托邦式的抗拒型論述。⁴⁷

⁴⁶ 林依璇：《無才可補天——《紅樓夢》續書研究》，頁 72-75。

⁴⁷ 朱崇儀：〈大觀園作為女性空間的興衰〉，《中外文學》第 22 卷第 2 期（1993 年 7 月），頁 70-71。（DOI：10.6637/CWLQ.1993.22(2).67-84）

雖朱文的重點是將大觀園視為女性的空間，然文中揭櫫了大觀園為一「樂園」，並與傳統的「父權」有著極大的區隔。Susan Mann 亦認為：「在複雜而殘忍的人世間，『閨閣』是一個避風港。精英男子必須日復一日地對抗物質世界的腐敗與墮落（他們經常稱之為『塵世』）；精英婦女則受到保護而無須面對它。」⁴⁸身為大觀園其中一員的林黛玉，只要在園中與眾家姐妹一起吟詩作賦、賞花玩月，無須擔心外面的現實世界。《後紅樓夢》中的林黛玉卻希望自己是「男子漢」，並期待自己有一番作為。⁴⁹此亦前文所述的性別倒置，大觀園的樂園形象也漸漸破滅，且看《後紅樓夢》第十九回：

（王夫人說）看林姑娘的聰明才分，比前時的鳳姐儘著的跨得過她，又是公中一應支發統是她那邊的，大勢也不得不然的了，不如全個兒交給他。……賈政連連點頭。又商議了議事的地方，仍舊在園門口三間小花廳上。一則近了黛玉，二則內外俱便。（第十九回〈林黛玉重興榮國府，劉老老三進大觀園〉）

賈家將掌管榮國府的重責大任交給了林黛玉，並希望能藉由林黛玉使賈家能夠再次興盛，而商議這些事情的地方竟然是在「大觀園門口」的小花廳上；承上節所述，還魂一事除了彌補前文本的遺憾外，或可視為續書作者在面對真實人生變動時的自我投射，故其書寫主題與前文本大相逕庭，呈現的樣態可能為作者所處時代的思潮，論述詳後。

總前所言，大觀園所象徵的是寶玉與眾家姐妹的自由樂園，不需為家務操心，而在續書之中，處理這些「俗務」的場所卻是大觀園門口，樂園已被汙染，大觀

⁴⁸ （美）Susan Mann 著，楊雅婷譯：《閨閣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5 年），頁 130。

⁴⁹ 見《後紅樓夢》第二十三回，林黛玉心想：「我既不能超凡出世，索性做一個男子漢，或者效力疆場，做出這衛青、霍去病的事業，再不然也趕上李白、王珪，不叫寶玉這種孩子兒戲似的，就壓了天下英雄。倒叫我做了個女孩兒，索性做個木蘭從軍、曹娥救父，也還豹死留皮。又汨沒在綺羅隊裡，實在地悔氣。」（第二十三回〈林絳珠乞巧奪天工，史湘雲迷藏露仙跡〉）

園所建構的形象已然崩解。

（三）賈家再興與經世思想

《紅樓夢》中的黛玉本是茕茕無依的孤女，在《紅樓夢》第三回「黛玉只帶了兩個人來：一個是自幼奶娘王嬭嬭，一個是十歲的小丫頭，亦是自幼隨身的，名喚雪雁。」也屢屢為自己的身世而神傷，如第四十五回黛玉向寶釵說：「你如何比我？你又有母親，又有哥哥，這裡又有買賣地土，家裡又仍舊有房有地。」此段話可看出黛玉非常在意自己的孤單伶仃，也透露出對自身家世背景的自卑感。在《後紅樓夢》中，作者為黛玉添加了一位哥哥「林良玉」，甚至不惜在第一回直言「因想起前《紅樓夢》一書，只因順了寶玉的意，多有失支脫節、粉飾挪移之處」，以此修補了黛玉的遺憾，使孤女的願望得以成真。

孔子曾告誡子路云：「有父兄在，如何聞斯行諸？」孟子也有「人樂有賢父兄」之語，在傳統的五倫中，與父兄的關係佔了其中兩倫，即使是男性，也必須時常詢問父兄的意見，或是得依靠父兄以「養不中、養不才」，更遑論女性了。雖是有才的女性，也需要倚重父兄的幫助，胡曉真分析清代女性作家孫德英的彈詞作品云：

小院幽軒就是她的活動範圍；琴書詩酒就是她的活動重心。這種隔絕的狀態，固然出自作者刻意的抉擇，但她完全明白，如無父兄的幫助，自己的希求絕不可能實現。這其中「連枝重義」尤其重要，畢竟，隨著時光流逝，最後要維護她的地位，並讓她的私人空間在有生之年繼續存在的，終究要靠兄弟。⁵⁰

胡文爬梳了清代「才女」對於自我角色的認知，雖「才女」可以有自己的選擇，

⁵⁰ 胡曉真：〈秘密花園：論清代女性彈詞小說中的幽閉空間與心靈活動〉，「欲掩彌彰——中國史文化中的「私」與「情」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1年8月20-22日），頁295。（DOI：10.29531/siqing.200309.0279）

但父兄的存在仍至為關鍵。由此看來，續書作者為林黛玉添加一位兄長，除了在實質上帶來大批的財產外，亦能為黛玉帶來精神上的安全感，故裕瑞認為：「其立意為欲為黛玉吐氣，故寫其有兄有產，敵國之富，以補前寄居舅家，孤身瑩獨之恨。」⁵¹其評甚為肯切。

筆者以為，林良玉不單單只是黛玉兄長的角色，首先，在故事中寫其高中進士第十三名（第十回〈驚惡夢神瑛償恨債，迷本性寶玉惹情魔〉）；出身於書香門第的林良玉與商賈之家的薛蟠——甚至本來還是個紈褲子弟——是相當鮮明的對照。戰國以降，商人的地位一直居於四民之末，一直到十六世紀才看到傳統的價值觀念開始有鬆動的跡象，⁵²然陳亞平指出：

當清代社會和平安定的時候，工商業得到順利發展呈現了全面繁榮的景象，……大量的商業資金湧向土地，使耕地價格迅速上漲。在地主、商人、高利貸者的身份界限日漸模糊的同時，科舉考試向所有民人子弟開放——除了少數被列入賤籍的「賤民」之外，商人子弟可以通過考試的途徑進入仕林，躋身於上會上佔據特殊地位的紳士階層，並進而走入官場。所以，清代的商人一旦致富，都把培養子弟讀書應試作為首選道路，……⁵³

即使許多讀書人因趨利而「棄儒就賈」，亦有許多商賈透過「科舉」的手段來進入士紳階級、謀求官職。⁵⁴「棄儒」是因為利益，不表示士的地位降低，從另一角度觀之，商人子弟將讀書應試作為首選，反而是商賈們在「追求正統的、隱含道

⁵¹ （清）愛新覺羅裕瑞：《臧窗閒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192。

⁵²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年），頁121。

⁵³ 陳亞平：《清代法律視野中的商人社會角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112。

⁵⁴ 余英時以為，「棄儒就賈」現象自明代始，主因是明代人口增加，而舉貢一途壅塞，造成士人階層，獻身商業。見余英時：〈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明清社會史與思想史之一面相〉，《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5月），頁5-10。

德意義的社會地位」。⁵⁵故作者將薛、林兩位兄長的身分設定為一商一儒，或有人對於社會階層認知的隱喻。其次，在第五回中描述道，林良玉「閉戶苦讀十來年」，家僕王元則「一面料理地畝糧食，一面在外路買販，又在塩務裏營運，這事業就潑天的興旺起來」。（第五回〈賈存老窮愁支兩府，林顰卿孤另憶雙親〉）賴有僕人王元的經營，讓林良玉在苦讀之餘亦無須擔心經濟問題，甚至積攢的財富足以挹注賈家，使賈家得以再興；換言之，林良玉給了林黛玉無形的靠山、有形的資產，在客觀條件的比較之下，儒商背景兼具的林家，讓黛玉有足夠的資源能夠與寶釵相「抗衡」。

《後紅樓夢》中，黛玉關心的不再是風花雪月或與寶玉的小情小愛，每每思考之事皆為實際的財產、家務問題，且看黛玉與家僕王元的對話：

（黛玉對王元說道）接連幾日的總賬我通看見了。……我看你這個湖廣、廣東賬，怎麼呆得很？倒像州縣衙門的報銷似的。怎麼這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的四柱，是跳不過的規矩麼？但則民間營運的事情，早上不知午間的行情，那裏有呆到這樣的？……（第七回〈戲金魚素面起紅雲，脫寶麝丹心盟綠水〉）

從上文可知，這類事務既瑣碎又專業，但黛玉帳務的理解，連王夫人、薛姨媽聽見都讚其「胸襟裡有此絕大的經緯才情」；又賈政要黛玉管理賈家，黛玉回應道：

甥女愚見，既然交給甥女，往後這府裏一切事情，統是甥女一個人拿主，……再則甥女稟明二位大人，這府從賴大以上有臉兒的人也多，就祖宗遺下來的人也不少，既然吩咐著甥女，却要聽著使喚。依了規矩嚴肅整齊，不許錯了一步的。若有錯誤，重則官法，輕則家法，却也不能饒讓分毫。（第十九回〈林黛玉重興榮國府，劉老老三進大觀園〉）

⁵⁵ 李達嘉：〈從抑商到重商：思想與政策的考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2期（2013年12月），頁11。

其後果洋洋灑灑列了十四條規定，讓「一眾人都看見了，駭得伸了舌頭蹣不進去」，這種條理分明、殺伐決斷的氣勢，頗有前文本中鳳姐的影子；又如上節所述大觀園樂園形象的崩壞，續書作者更在意的是如何解決賈家的頹勢，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沒落，竟然必須依靠林家才得以再興；這些公領域的論述與前文本的私領域書寫大異其趣，而這些書寫線索都反映出該時空的社會風氣。

在清代學術的發展脈絡中，乾嘉年間是考據學大盛的時期，但蔡長林有更細膩的觀察：

觀察考據活動在常州的興起過程，可體現一代學風之變化，也可以看到常州學者自身在面對學術大環境改變時的因應之道，以及因此凝聚出具有常州特色的學風。因為在筆者看來，強調微言大義與經世致用的常州學派，並非如成說所言，是形成於晚清內憂外患的歷史情境之中，而是形成於方興未艾的考據學思潮強烈的挑戰之下，其時代斷限最晚應在乾、嘉之際而非在道、咸以後。⁵⁶

蔡先生又分析乾嘉時期的常州學者莊存與，其云：

與考據門徑大不相同的是，此類文士之所以博綜涉獵經史百家，泰半出於應付科舉考試之需求，而不見得是出於對學問純粹的興趣；他們當然重視經典，不過其經學或學術見解強調的是運用性，故多發於詞章策論中，而非汲汲探求經注詁訓之正解。對他們來說，運用經典的「論」經，比學術研究的「解」經要實際得多了。他們也重視考據的運用，不過多是為其立場辯護的主觀之言，所以即使從事學術研究，亦未能擺脫文人習氣。……莊存與正是在朝文士謹守儒家經世這一博雅文人傳統的最佳代表。⁵⁷

⁵⁶ 蔡長林：《從文士到經生：考據學風潮下的常州學派》（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0年），頁168-169。

⁵⁷ 同前註，頁13-14。

一般的印象裡，常州學派被劃分為道、咸時的新興學說，並以強調微言大義的《公羊》學為基礎，據上文考察，常州學風的興起於乾嘉之時已然萌芽，此時期的學術特色在於強調經典的運用，與同期的考據學或是相同地域但時代稍晚的《公羊》學並不相同。《後紅樓夢》作者為常州人，分析書中公領域的書寫，不論是要人「走實路」（第二十三回〈林絳珠乞巧奪天工，史湘雲迷藏露仙跡〉），或是大觀園形象的破滅，抑或林黛玉希望自己是男子漢並復興賈家，都再再透露出經世濟民的思想，也能由此看出常州地區的學術特色以及作者受到常州學風的影響。

四、結語

《後紅樓夢》作為第一本《紅樓夢》續書，開《紅樓夢》續書風氣之先，若單就創作的角度來看，續書往往無法超越前文本，然續書作者同時也是前文本讀者，故本文嘗試由「迷」（fan）的角度切入，探討此續書的作者形象以及書中符號所展演的文化現象。

續書作者亦為前文本之讀者，筆者將其視為前文本之「迷」，「紅迷」們競相逞才，以致續書中時見模仿前文本雷同的劇情，於此或可理解為迷們對於經典場景的回味；又 Wolfgang Iser 的閱讀理論指出，讀者在閱讀文本時會產生預期的心理，若情節發展不符合本身預期，則讀者會有「憤怒」的情緒。由此觀之，《後紅樓夢》一書主軸在於「補恨」，於是黛玉復活、賈府再興，最後是是一圓滿的結局，都是彌補對於前文本的遺憾；反觀襲人、賈環等角色，則在續書中，被作者一再的「折磨」。筆者以為，續書作者雖言補恨，然所補之恨卻是讀者之恨，即前述讀者閱讀時所落空的期待。故續書作品大多將前文本結局翻轉，變成廉價的大團圓結局。

《後紅樓夢》中所呈現的是當時中、下階層文人的思維與社會風氣；就信仰而言，續書作者一方面希望眾人不要迷信，另一方面在文本中又不斷地出現民間信仰的符號；其次在《後紅樓夢》中不論是賦予黛玉的男性特質、添加兄長一角或是大觀園象徵意義的崩壞，都透露出續書作者關心的是科舉功名、財產家務等等實質層面的問題，即《紅樓夢》到《後紅樓夢》是由私領域的書寫轉而成為公

領域的論述，亦能看出乾嘉時經世思想的漸興。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南宋)陳葆光：《三洞羣仙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道藏要籍選刊》第6冊）。
- (清)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著：《紅樓夢校注》（臺北：里仁出版社，1984年）。
- (清)愛新覺羅敦誠：《四松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 (清)愛新覺羅裕瑞：《棗窗閒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 (清)郝懿行：《曝書堂筆錄》（濟南：齊魯書社，2010年，《郝懿行集》第7冊）。
- (清)白雲外史：《後紅樓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古本小說集成》第2輯第71-72冊）。
- (清)秦子忱：《續紅樓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古本小說集成》第2輯第73冊）。
- (清)得碩亭：《草珠一串》（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清代北京竹枝詞（十三種）》）。
- (清)吳克岐：《懺玉樓叢書提要》（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
- (清)李放：《八旗畫錄》（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清代傳記叢刊》第80冊）。
- (清)吳趸人、周桂笙共編：《月月小說》（東京：東豐書店，1979年，清光緒三十二年上海月月小說社本影印）。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 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任繼愈編：《中國道教史》（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1年）。
-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年）。

- 林方直：《紅樓夢符號解讀》（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6年）。
- 林依璇：《無才可補天——《紅樓夢》續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 阿英：《紅樓夢戲曲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
- 胡衍南：《紅樓夢後——清代中期世情小說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7年）。
- 俞平伯：《紅樓夢研究》（臺北：里仁出版社，1999年）。
- 高桂惠：《追蹤躡跡：中國小說的文化闡釋》（臺北：大安出版社，2006年）。
-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 許地山：《扶箕迷信的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
- 康正果：《重審風月鑑》（臺北：麥田出版社，1996年）。
- 陳亞平：《清代法律視野中的商人社會角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 黃清順：《後設小說的理論建構與在臺發展：以1983年-2002年作為觀察主軸》（高雄：麗文文化，2011年）。
- 張云：《誰能煉石補蒼天——清代《紅樓夢》續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 趙建忠：《《紅樓夢》續書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
- 熊秉真、余安邦編：《情欲明清——遂欲篇》（臺北：麥田出版社，2008年）。
- 樂衡軍：《意志與命運——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論》（臺北：大安出版社，2003年）。
- 蔡長林：《從文士到經生：考據學風潮下的常州學派》（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0年）。
- （日）志賀市子著，宋軍譯：《香港道教與扶乩信仰：歷史與認同》（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DOI：10.978.962996/5037）
- （英）Matt Hills 著，朱華瑄譯：《迷文化》（臺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公司，2005年）。
- （美）Susan Mann 著，楊雅婷譯：《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臺

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5 年）。

Martin W. Huang, "Boundaries and Interpretations: Some Preliminary Thoughts on Xushu," in *Snakes' Legs: Sequels, Continuations, Rewritings, and Chinese Fiction*, ed. Martin W. Hua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Wolfgang Iser, "The Implied Reader: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 in Prose Fiction from Bunyan to Becket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二）期刊論文

朱崇儀：〈大觀園作為女性空間的興衰〉，《中外文學》第 22 卷第 2 期（1993 年 7 月），頁 67-84。（DOI：10.6637/CWLQ.1993.22(2).67-84）

李達嘉：〈從抑商到重商：思想與政策的考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82 期（2013 年 12 月），頁 1-53。

胡衍南：〈論《紅樓夢》早期續書的承衍與改造〉，《國文學報》第 51 期（2012 年 6 月），頁 179-201。（DOI：10.6239/BOC.201206_(51).06）

楊飛：〈仲振奎及其《紅樓夢傳奇》〉，《四川戲劇》第 2 期（2006 年），頁 52-54。

趙建忠：〈紅樓夢續書的源流嬗變及其研究〉，《紅樓夢學刊》第 4 輯（1992 年），頁 301-335。

趙建忠：〈紅學史上首部續書《後紅樓夢》作者考辨〉，《明清小說研究》第 1 期（2014 年），頁 123-132。

黎志添：〈清代四種《呂祖全書》與呂祖扶乩道壇的關係〉，《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42 期（2013 年 3 月），頁 183-230。

（三）論文集論文

余英時：〈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明清社會史與思想史之一面相〉，《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 年 5 月），頁 3-52。

張惠娟：〈台灣後設小說試論〉，《世紀末偏航：八年代台灣文學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1980 年），頁 297-326。

張錯：〈魚身夢幻〉，《從影響研究到中國文學：施友忠教授九十壽慶論文集》

（臺北：書林出版社，1992 年），頁 83-104。

（四）學位論文

吳玉杏：《《三言》之越界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 年 6 月）。

范純武：《清末民間慈善事業與鸞堂運動》（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6 年）。

（五）會議論文

胡曉真：〈秘密花園：論清代女性彈詞小說中的幽閉空間與心靈活動〉，「欲掩彌彰——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情」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1 年 8 月 20-22 日），頁 279-315。（DOI：10.29531/si-qing.200309.0279）

On the Images of Authors and Its Cultural Meanings in *“The Later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Chen, Kuan-Hsun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ih Hsi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Later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s the first sequel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but is rarely known. The fine reputations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lead the direction of research associated the book, so sequels are often neglected. The study notices that most of the sequel authors are readers and fans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us, based on this author-reader identity, this study attempts to observe how the images of sequel authors 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are displayed in *“The Later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e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Later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aspects: the first one is the continuity of the old story and the other is the added, fresh elements. The content of the sequel often has the similarities with the plot of the earlier one. From the angle of fans, the imitation of plots not only can be regarded as a way to connect the earlier one with the later one but also is viewed as a chance for the readers to revisit the classical scenes appearing in the previous creation. Anger will be produced when the enthusiastic readers find ou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ot is not what they have expected; at this moment, the sequel serves

the function of compensation. Moreover,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Later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differ from those in the earlier one and some of them reflect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atmosphere, the beliefs and statecraft thoughts of lower-middle class in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s, for example, the collapse of the paradisiacal image of Daguan Yuan, restoration of the Jia family and even the codes of the folk religions.

Keywords: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e Later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Sequels, Reader Response